修行道地經卷第七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弟子三品修行品第二十八

巍巍佛德尊威神不可量 道法隨時化
度脫諸十方 覩見生死瑕 爲現法橋梁
毀呰終始苦 嗟歎于泥洹 分別弟子快
而順示厭行 稍稍而開導 乃至于大安
若有修行見終始患地獄之毒畜生
之惱餓鬼之苦人中憂憒天上無常
不可堪矣展轉周旋譬如車輪生老
病死飢渴寒暑恩愛之別怨各集會
愁惻之痛亘具說言從累劫來與父
母違兄弟離闊妻子之乖涕泣流淚
超于四海飲親之乳踰于五江四瀆
之流或父哭子或子哭父或兄哭弟
或弟哭兄或夫哭妻或妻哭夫顚倒
上下不可經紀種勤苦根愚癡之元
修行見此皆患厭之但欲免斯生死
之病晝夜精進不捨道義求於無爲
自見宿命從無量劫往反生死設積
身骨過須弥山其髓塗地可遍天下
三千世界計死若周其血流墮多於
古今天下普雨修行自察如是之厄

棟

笙

千万劫説猶不可竟故棄捨家除鬚
去髮專精求道不慕世樂若如明者
不貪危形於是頌曰
修行見終始地獄之苦惱 畜生餓鬼厄
天下世間別生死之展轉譬如車輪
父子兄弟乖妻息子離感淨哭淚流下
是守四海水飲親之乳湩踰於五江河
修行故捨家專精為道法不慕時俗榮
如明者捨毒
修行自念我身或求不可稱限不自
覺知合會離別憂戀之痛譬如醉
不可了之狂說趣語自為蕃聲恩愛
之著譬如膠漆不能自濟則行精進
遊俗迸道譬如有人遠遊他國賈作
求利至彼未久興大疾病死亡當采
十不遺一死屍狼藉晃瀁道苦既無
良醫又無好藥可以療之其人慈愍
悔詣彼國設不來者不遭此難夙夜
反側愁不可言設我病療一還本國
無有還時其人適遇得一大醫飲藥
餓疾稍稍愈氣力強健即及本土
與家相見首陳危困不可言從今
以後終不敢行不至彼土一米一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何所求耶唯欲自寧安知餘人也後
念若聞彼土之名戰慄惶懅不欲出
舍而守其身弟子如是見五道苦惱
怒癡病生死無息夙夜專精坐禪念
道得世尊教咨嗟泥洹毀呰終始是
爲良醫欽之好藥疾則除者謂佛法
經去三毒也死屍狼藉者謂五陰六衰
悔至其國者自惟念言從累劫來周
旋生死恩愛之著猶心多端不見苦
諦習盡道諦已得道證畏苦猒身早
般泥洹不能還教固在默識須佛世
尊示本無一乃當進前得不退轉進
却自由於是頌曰

譬如有人遠行賈　至於彼國遭疾疫
衆人死亡十遺一　死屍狼藉無藏者
心自悔恨至其國　吾何不遇値此殃
則得良醫療其疾　便還本土難復行
畏生死患亦如是　覩於五道周旋苦
自責本咎不覺道　終始辛苦甚憂惱
一心精進求泥洹　欲度世間諸怖懼
惡終始困猶死屍　專志而向無爲城
修行恐畏或當命盡不得度脫還歸
三塗難得拔出不當懈怠計有吾我

修行道地經卷一　第　張　楊

如世凡人與三寶乖窈窈冥冥譬如
昔者有衆賈人遠行治生更歷曠野
無人之處行道疲極便眠睡臥亦不
持時不嚴兵仗大賊卒至而無覺者
不施弓矢為賊所害中有力者便走
得脫飢困歸家更復設計求强猛伴
復順故道行賈求利每冥息寐持時
行夜嚴正弓箭賊見如是不敢前格
知之難當便自退去窈窈冥冥者謂
為癡網因癡致行而生識者名色六
入更樂痛愛受身生老病死愁憂啼
哭痛不可意行治生者謂修行也疲
極卧寐者謂不曉了非常苦空非身
也無行夜者謂不思惟深經之義也
兵仗不嚴者不遵大慈大悲之慧趣欲
自救不念衆生也賊來見危者謂坐禪
思不入空靜而為五陰六衰所迷墮四
顛倒非常謂常苦謂有樂非身謂有
身空謂有實命盡生天福澌還世不
離三塗也强者力走得脫歸家者謂得
羅漢也即求强伴更治生者謂至泥洹
知羅漢限不至究竟見佛受教更發
大意為菩薩也與衆為伴相隨行者

陰持入經卷上　[illegible]張　權

堂

謂六度無極諸等行也兵仗嚴正持
時行夜者謂大慈大悲分別空行不
著不斷也賊退還者謂不起法忍無
罣礙慧觀三界空不畏生死一切四
魔皆爲之伏也於是頌曰
修行恐命盡　或入三惡道　不復計吾我
歸命於三寶　猶昔有賈人　遠行求財利
睡眠而臥寐　爲惡賊所害　中有強健者
盡力走得脫　歸家說遭厄　今乃得安耳
已得羅漢道　乃自知爲限　不能入生死
以泥洹爲礙　更合強猛伴　嚴兵時行夜
賊見不敢前　便退歸本土　在於無爲界
知泥洹爲限　則發菩薩意　行大慈大悲
分別深空行　不著無所斷　周旋度生死
無有三界難
修行奉法入四等心無大慈悲譬如
小龍能雨一縣而不周遍雖爲人民
潤不足言羅漢行道四等如是若如
海龍普雨天下無所不潤菩薩大人
大慈大悲普及衆生無所不濟佛天
中天見心如是便爲現限莫踰泥洹
稍稍進之至于大道知本迷惑喻有
一人而有三子父少小養至令長大

衣食醫藥未曾令乏父轉年長氣力
衰微謂諸子言汝輩不孝生長活汝
使成爲人吾旣年老不欲供養報乳
育恩反逼我身求財衣食何緣尒乎
當告縣官治殺汝等子聞父教即懷
恐怖歸命於父我輩兄弟愚癡所致
不識義理不顧父母恩養之德愛重
望深不自察非今聞嚴教即當奉命
進修孝道超凡他人夙夜匪懈無厭
我先時彼諸子各行治生入海採珎
得諸七寶供給父母至孝巍巍唯念
二親不自顧身獲大光珠名曰照明
即往奉父父見明珠頭白更黑齒落
更生爲大長者遠近歸仰是謂父慈
子則爲孝也爲弟子行無有大慈父有
三子者謂心意識也養長子者謂滛
怒愚癡者於三界也衣食之者謂五
陰六衰十二因緣縛也子長續求供
養者謂諸情欲不知猒足也父恐欲
詣縣官告者謂覺非常欲斷六入子
受其教奉行孝道者謂歸命佛三子更
孝順者布施奉戒智慧之元也入海
得七寶者至七覺意成羅漢道也遂至

孝者知弟子限至泥洹界更發大意
為菩薩道得照明珠父更少者現在
定意見十方佛無所罣礙也於是頌曰
昔者有一人　而生有三子　養育令長大
故求父衣食　父告於三子　吾又年老極
汝當供養父　既大索吾力　告言汝向官
榜笞以五毒　子聞父之命　則奉行孝道
入海求七寶　供奉于尊父　又得照明珠
父則更年少　三子心意識　情欲不知足
父訶更孝順　謂施戒道慧　遵於七覺意
成羅漢泥洹　受佛大深教　更發菩薩心
道德甚巍巍　覩見十方佛　不礙四大身
猶空無所拘
譬如昔者而有一鱉龜從海出遊至於
岸邊有一大狐追之欲危其命鱉龜覺
狐來藏頭四足覆於甲下狐住待之
設出頭足我當搏食鱉龜急不動狐極
捨去鱉龜還詣於大神龍王說其本末
求為龍王身乃無所畏能制五陰不
為魔嬈得泥洹道得為龍者入菩薩
道不畏四魔救濟衆生於是頌曰
如鱉龜縮頭足　不畏羅漢賊　得飛為龍神
菩薩亦如是

修行道地經卷 [illegible] [illegible]

譬如有人遠行求財涉於寒暑謂得
大利或遇賊亡失其業又有明人
自於本土造方便計利入無量供給
四方積功累德計無常苦行空非身觀
外万物成敗之事或得禪定成羅漢
道更從發意求為菩薩或有達者知
四大空無有內外行大慈悲加哀十
方雖有所度為無所度道無遠近解
慧為上得平等覺無去來今若如虛
空於是頌曰
如人遠賈作　弟子亦如是　積功觀惡露
察万物非常　菩薩如明人　求利不遠遊
無生死泥洹　得成平等覺
其修行者恐畏生死惡三界難畏苦
猒身不了本無趣欲越患不念衆生
譬如軍壞諸羸劣人唯欲自救不濟
危厄有此心者佛則為說除三毒之
惱泥洹為快離冥就明譬如導師將
大賈人遠涉道路於大曠野斷無水
草賈人呼嗟謂塗悠悠安能所至永
為窮矣時彼導師聰明博學亦有道
術知於賈人心之所念猒患涉路則
於中道化作一國城邑人民土地豐

修行道地經卷　第[illegible]　[illegible]

樂五穀平賤賈人大喜轉共議言一
何快乎本謂弥久何時脫難到子人
間適有此念便至此城當復何懼時
衆賈人便住彼土快相娛樂飲食自
恣從意休息如欲厭之城郭則沒不
見國土賈人皆惟何故如此也導師
答曰卿等患厭謂道懸曠永無達矣
吾故化城國土人民使得休息見汝
厭之故則沒之佛言如是弟子之行
畏終始苦謂生死惱懼三界患早欲
滅度故為示之羅漢易得誘進使前
度於生死而盡三䧟得無為道自以
為逹成就具足臨滅度時佛則往前
現于大道是未為通發無上正眞之
道也得無所從生法忍至一切智乃
為達耳譬如有國遭於三厄何等為
三一曰盜賊二曰穀貴三曰疾病衆
人流散走到他國久後國安或有往
還者或有恐怖三難之患永不可反
佛言國者謂三界也遭三厄者謂三
毒始也捨詣他國謂羅漢也國安還
者謂菩薩以得無所從生法忍一切
深慧還入三世度一切也遭於三厄

[illegible]

瑩

而不還者羅漢以得無為懼三難處
而不能還度脫衆生也於是頌曰
譬如衆賈人行於大曠野疲極恐不達
導師化城郭衆人住休息安止有日月
知其心厭已便沒不復現佛世尊如是
見畏生死難便為現無為使度三界苦
臨般泥洹時為示大道化令逮無從生
廣濟於一切 又譬如大國 卒遭三厄患
各散詣他國 國安還不還 畏生死之難
是謂為弟子還國不以恐 菩薩化十方
權慧方便化各令得其所 譬如大船師
往返無休息 佛世尊如是 法身來往返
周旋於一切 如日光普現

修行道地經緣覺品第二十九

其從緣覺而不自了既發無上正真
道不與善友而受真法專自反行假
使奉教六度無極而皆有想欲得尊
號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威神尊重不
了善權佛現色身反謂有身便墮緣
覺如有男子欲見大海遊到陂池及
衆江河於彼求寶而獲水精小明月
珠自以逮得金剛尊光從菩薩心而
還退者不曉如來無出入法空而無

形道無三世去來今也而謂見空以
爲定矣而不了知適空之行適度三
界不能進前上不及佛復踰弟子中
道而止譬如有人欲見天帝而覩邊
王則謂是帝欲學正覺意有齊限不
解深慧還墮緣覺亦如是也若有斯
心佛便導示緣覺之法譬如長者年
父老極其子衆多有大殿舍柱久故
腐中心火興諸子放逸遙於五樂不
覺此奐父時念言此舍久故柱心火
然轉恐柱摧壞殿鎮之當柰之何欲
作方便誘化使出令免火難父則於
外作諸伎樂使人呼諸子各當賜汝
象馬車乘摩尼之珠諸子遙聞妓樂
之聲又被父命悉馳出舍往詣父所
父則各賜諸子寶車好乘等而不偏
諸子白曰向者尊父呼我等出各賜
異跡今者何故所賜一等長者告曰
吾殿久故柱中心腐而內生火吾恐
柱摧鎮殺汝等故作伎樂呼汝輩出
吾心乃安皆是我子等愛念之故悉
與之跡寶車乘佛言其故殿舍謂三
界也柱腐欲壞者謂三毒之患周旋

[illegible] 第十張 [illegible]

堂

生死柱內火然謂衆想念也長者諸
如來也諸子放逸謂著三界欲也作
伎樂者謂佛說罪福呼諸子出各賜
與者現三道教也諸子悉出父等與
寶者為現大乘無有三道臨滅度時
乃了之耳於是頌曰

譬如有長者　諸子其衆多　五樂自迷惑
著於故殿舍　柱腐而欲壞　中心而生火
父恐殿舍崩　鎮殺其諸子　因作衆伎樂
出子等賞賜　佛世尊如是　從緣覺意成
臨滅度之時　佛則往其前　為現一法教
大乘等無異

修行發意欲求大道不了本無著佛
色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人中之尊
譬如有人閻四方帝号轉輪王主四
天下而有七寶諸子千人力皆勇猛
城廣且長東西四百有八十里南北
二百八十里也中有大殿方四十里
四寶林座人民熾盛五穀豐熟快樂
無極伎樂之音有十二部夫人婇女
八万四千諸國治王八万四千象馬
車乘其數亦然王有四德何謂四德
長者梵志凡庶小民皆敬聖帝如子

奉文王愛念之猶母哀子王所教化
則受奉行遠逝歸命如人仰天依地
得活復有四德無寒無熱初不飢渴
坐未曾病本祐所致其人聞之欲往
見帝慕其聖教便發進行於道疲勞
見一異道則順入中觀一大城人民
熾盛樹木流水樂不可言謂是城郭
為聖帝邦便止其土又斯雖樂鬼神
息即觀其人為解說之此非聖帝處
之處其人不覺也時有天王名曰休
也是鬼神國也轉輪聖王威德巍巍
今乃欣然觀道奉從若有發意學善
薩道不了深義不分別空世間無佛
出入閑居處於樹下觀察万物非常
苦空身不久立不解本無以得緣覺
自以為成臨般泥洹佛在前往為現
大法深妙之教十二因緣本無有根
也曉本末空無去來今大慈大悲不
見三界無泥洹想乃成正真度脫一
切也於是頌曰
譬如有人來聖王　及見一城謂是邦
諸小國王憶轉輪　在中娛樂謂大通
休息天王往見之　則為解說此鬼止

非爲大帝轉輪王　尒乃驚怖自知非
便發往詣大帝邪　見威神德大巍巍
吾眞不解久迷惑　則奉聖王常侍從
欲學大道不了了　還隨緣覺亦如是
然後受佛深微行　乃至無上正眞道
光光佛威德　其德濟衆生等心加一切
除三毒之名　永脫生死苦　道因智慧成
清淨如日光　徹照三界冥

修行道地經菩薩品第三十

其修行者因自思惟人在生死譬如
車輪反覆上下而不離地終始若斯
往返之患不離三界皆是本癡不了
本無謂有四大猗之爲諦復如有人
見師化幻而謂是人不知化成愚人
如是貪著吾我計有身命不曉其體
地水火風譬如有人遠出欲遊行詣
他國素聞道難常懷懼心畏於盜賊
四向望候遙見諸塢衆石草木謂有
大賊數千百騎當奈之何各走馳散
不知所湊中有導師呼語衆人勿得
便捨至劇難處而無水漿或値窮厄
不濟身命或困乏極尒乃來還往返
既久加復疲勞忘失財物當何依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裸匱飢凍反當求持而從豪富歸命
舉假且自安心共相宰化遣人探候
設無賊者徑可進前假使有來堅志
共戰當令走壞所以者何一人欲死
十人不當十人欲死百人不當百人
欲死千人不當千人欲死万人不當
万人欲死天下縱橫衆人受教不復
馳散皆住嚴待遣人探竊唯見草木
瓦石之屬永無盜賊衆人欣歎尒乃
進前皆謂導師天下無雙智慧明達
誠非世有舉動進止輙從其命不敢
違失菩薩大人修行如是為一切導
解三界空一切如化五陰猶幻不悪
生死而滅其身關化十方為示正路
嗟嘆菩薩深遠無侶周旋三界度脫
生死弟子既小志常懷懼趣欲滅身
不及一切又不究竟當復還退從發
意始明人因此聞菩薩教皆發無上
正眞道意也於是頌曰

菩薩大士為修行　了一切空身如化
因緣合成得是體　坐心不正追逐邪
譬如賈人遠遊行　遙見樹木謂是賊
心各懷懮而馳散　導師解之心乃安

修行道地經卷七　[illegible]　[illegible]

菩薩如是解本無　為一切師廣說法
示弟子等大道深　如日光出無浮雲
菩薩學道稍稍漸前至無極慧因六
度無極分別空行積功累德無央數
劫乃得佛道譬如有人少小仕進始
為國貪轉得大富求為丞尉遂成令
長進二千石稍到州牧四征公卿大
臣轉至帝王轉輪聖王天帝梵尊為
菩薩道決第學者亦譬如是稍稍發
意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縛
制六情除去三毒陰衰之蓋向空無
想無願之法至不退轉逆成具事一
坐補處猶如磨鏡洗治平鐵稍稍令
編遂復發明稍稍習行六度無極積
功累德不可計劫自致得佛開度十
方於是頌曰
如人少仕進　至尉及令長二千石州牧
四征至公卿　大王并轉輪　日月天帝釋
菩薩亦如是　稍稍積功德奉六度無極
行是得至佛　開化十方人悉令至大安
菩薩學定專精一心稍去衆垢進化
其志譬如有人欲行入海日月行前
而往不退雖遭飢寒未曾動移不計

[illegible]　[illegible]

遂逆勤勞之厄行不休息遂至海邊
合人上船入海採寶雖知三難不以
為懷到大龍王所居之宮從求如意
上妙明珠欲給窮乏龍王與之言施
一切勿得愛惜衆人蒙光而不耗減
其人得珠蒙恩忽還以至一國無不
得安菩薩如是等心行道欲濟衆生
慈悲喜護一心念佛其所在方專精
向之未曾懈廢七日七日三月一載
不為俗想一心向佛并化衆生乘摩
訶衍無極之教見十方佛受教得定
三昧不動為一切講譬如從龍王得
如意珠廣及衆人譬如有人而聞天
上有好玉女端正姝好意欲往見無
有神足夙夜思想卧起不忘積有年
歲未曾也念便於夢中得往見之坐
起進止菩薩如是一心思惟向其方
佛積年不息得三昧定行不偽懈累
劫不厭自致得佛菩薩行道大慈大
悲哀加一切昔有一人其目不明不
見日光心中憂悒雖有日明我眼盲
冥不能覩也當柰之何求得神師飲
之甘露內病即除其眼精徹得覩日

光察八方上下及諸人民初發大意
六入五陰三毒未除不能得見十方
諸佛從成就菩薩受法深教行四等
心解三界空便得三昧見十方佛從
定意起拔濟衆生譬如珎寶著水精
上如以其器受於瑠璃瑠璃之色令
器同像菩薩如是一心念佛無有他
志即得定意見十方佛因佛威神本
德所致見佛世尊於是頌曰
譬如有人行入海　未曾懈癈乃至耳
合人乘船至龍王　從求大寶如意珠
以施一切莫不蒙　菩薩如是行四恩
大慈大悲行大道　一心精進三昧門
如人闡天有王女　夙夜思惟夢得見
菩薩如是等精進　見十方佛無不遍
又如日冥思日光　良醫治之眼即明
菩薩如是專向佛　未曾休息不退轉
如以珎寶著水精　展相光耀無不照
菩薩如是三昧定　從佛受教遍教化
菩薩積功累德欲度一切視之如父
視之如母視之如子視之如身等而
無異爲五道人勤苦無量不以爲劇
雖歷五道生死之患地獄之苦餓鬼

之毒畜生之惱天上世間終始之厄
心不迴動行大慈悲四恩無厭拔濟
十方免衆想念譬如彼月初生之時
若小羊角日日稍大遂至成滿光明
普照衆星獨輝次第學道爲菩薩法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經無
數劫勤苦之行身心相應言行相副
念十方人若如父母無有親疎譬如
種樹稍稍生芽後生莖節枝葉華實
漸行如是從初發意便喜向佛以獲
悅心休息惡道成就六度無極之法
入善方便不起法忍一切佛慧則轉
法輪示現滅度分布大法後生蒙恩
猶如有人欲立大屋先平其地漸興
根基稍累其墻令至高大以材木覆
椽柱牢堅以瓦瓦之塗治御泥作悉
成了而污灑之白壁赤柱儼然巍巍
然後請會親族門室善友鄉黨無不
周遍飲食作樂無不欣歡菩薩如是
積行無量不以勤苦而有厭惓彼
衆生展轉五道終始周旋如磨不定
發大慈悲無蓋之慧欲拔一切猶若
如空無所不覆道德以成現處三界

[illegible]

[illegible]

崔

示於色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令衆
見悅爲十方人而師子吼一切聞聲
莫不歸伏各從本心成三乘行於是

頌曰

初發意菩薩　慈念諸十方　如父母子身
等心無希望　漸漸發行迹　如樹芽至莖
枝葉節華實　種者功不唐　菩薩亦如是
稍稍奉行道　功德以成滿　平等寂吉祥
猶若起大屋　平地始基牆　累之令高大
覆蓋正圓方　請會親鄉黨　飲食作樂倡
菩薩救衆生　度脫以道光

何謂超行道發道意至不退轉無所
從生具足成就至阿惟顏俱行菩薩
何緣獨尒解三界空五陰無處四諦
無根緣想而生十二之因以癡爲元
觀察癡元亦無處所有所著求則名
之癡慧者了無譬如幻師還觀化人
不見有人菩薩如是省三處空猶如
野馬夢幻芭蕉深山之響但可有名
而不可見昔有一人自於夢中見
有國中多諸人民王大嚴急群臣奉
事不敢失意五穀平賤衣被綵色倡
伎娛樂其人覩之欣然爲觀往見國

王王便立之以爲大臣賜與官職僕
從田宅七寶踊躍無量又自見身復
入地獄餓鬼之中化爲驢身在輩
中鳴忽然上天七寶宮殿玉女相娛
從夢便覺不覩所獲則自解了五道
如夢一切本無而不可得分別此慧
則不退轉至無處所權慧具足明學
大道觀心如幻五陰六入若如群臣
色聲香味細滑之法五道所有皆如
彼人所夢覺也見無所見亦無夢想
是謂超越至無極慧不緣次第於是
頌曰
人身及五陰　觀之無處所　四諦十二緣
一切悉如化
如其夜夢見　一國大快樂　爲王作大臣
彼樂而豪富　入地獄餓鬼　爲驢輩中鳴
天上七寶殿　相娛竊不見　慧者觀三界
五陰悉如夢　以了無處所　逮得不起忍
道法無遠近　猶空無所處　心空解本無
忽如日大光　當尒時之慧　無得無所失
道無去來今　覺乃本無一
何謂超行人本一故用不解之便起
吾我適者便縛以縛求脫不著無縛
何誰求脫譬如五事而住虛空雲霧塵

煙灰不能爲彼虗空作始心本如空
五陰之毒喩如五事不殺心本曉了
無形慧無罣礙入深法忍不以次第
譬如有人曾爲凡人家旣困乏行詣
佛所遂檀越食發一好心我身宿罪
不能布施令得貧厄衣不蔽形食不
充口又不作福因佛求食我設有時
廣施供佛及諸聖衆給足窮乏尒時
世尊及與聖衆各自罷去乞士自責
吾本薄祐不能興德獲斯困匱思惟
是已卧蔭樹下日已老中餘蔭皆移
所卧樹下其影不轉體諸垢坌悉爲
除去自然有威時國王崩當得賢人
以爲君主募一國中無不周遍獨見
乞士有超異德樹蔭覆之若如大蓋
徃啓群臣詠其威德人民咸喜嚴駕
奉迎立爲國王以得帝王普興德化
供佛衆聖人在生死五道之苦五陰
六入十二因緣聞佛深法本無之慧
大慈大悲加於一切雖欲度人不見
有人度無所度不見吾我三界如響
一切無我等猶虗空則超入慧不
退轉法無所從生阿惟顔事名之有
德亦無所獲譬如日出衆冥皆還

堂

成平等無所適莫不見有縛亦無所
脫譬如金山自然無作曉求金者輙
如得之不以為難人本清淨而無垢
穢覺了此慧便入道門而無罣礙猶
空自淨無有淨者於是頌曰
如人久困貧乞食從衆聖便自還克責
吾宿積罪冥便發恭敬意慈念于衆生
若得為帝王給施於万姓則卧於樹下
其影蔭彼形使者啓群臣悉往而奉迎
並之為國王事佛及衆聖菩薩亦如是
超越解本淨德高為巍巍度脫諸群生
五事不汙空心淨如寶英救濟五道厄
使除終始冥如月十五日星中而獨明
昔有一人欲往見佛知為云何身形
何像所說何趣阿難遙見前白佛言
此遠來者為是何人佛言阿難未曾
有人其人徑前欲得覩佛而不見之
佛身忽然永不在座人自思惟故來
覩佛而不見之察念何謂便自解了
世尊法身本無有形用吾我人而現
此身譬如深山人呼響應因對有聲
法身無處何緣欲見適思此已便達
無所從生阿惟顏了無內外普等若

[illegible]

空超入正覺於是頌曰
昔有人發意欲見佛世尊其尊何等類
說法義云何　阿難問何人　佛言未曾有
尊身忽不現　恠之何所湊　便自解了慧
佛身無所遊　空體慧住道　亦現無不周
道法如響應　等心無怨讎　解義若斯者
如空莫不覆
發意菩薩欲救一切觀四大身因緣
合成若如幻化譬如假物則非我所
有亦非他人猶如合村機關木人因
對動搖愚者覩之謂爲是人慧明察
之合木無人一切三界皆空如是色
痛想行識十二因本無有往返若水
中影無有形名如是行者超入法城
於是頌曰
初發意菩薩　解四大本空　覩生死泥洹
一切覩皆同　譬如借他物　當還所取供
不計吾我人　除去諸矇矇　不見心意識
道明越海江　三界如幻化　菩薩受諷誦
五道猶野馬　衆惡志佛種　勸化諸未解
法身不轉動
或有慧人自然發意如來之行不因
言說而至正覺如日大光一時普遍

解空義者無道俗觀等如虛空永不
可名譬如曠野污溼之中無有下種
自然有生青蓮芙蓉蓮華菩薩如是
在恩愛中三界之難忽然慧解不見
生死不住泥洹教化一切令至大安

於是頌曰

於是發意為菩薩　分別空義解本末
以入道法無所乏　智慧具足神通達
猶如蓮華生污泥　發如來意成菩薩
開化一切眾生類　等住法門為正覺
華生泥中清淨好　四種之色喻四等
超越次第阿惟顏　勇猛力伏首楞嚴

菩薩修道譬如飛鳥飛行空中無所
觸礙以空為地不畏於空菩薩如是
發意之頃便入道慧善權方便不以
為乏心等如空無所住止不離生死
不樂泥洹但不增減譬如五種彩色
各異皆因草木草木根生悉因從地
地下有水水下有風風因空立如是
計本悉無所有若如浮雲忽有氣來現
無所至菩薩如是解三界空喻之如
風無所住止計有吾我便有三處不
見有我安計有彼不明無真無淨不

修行道地經第七　第十張　[illegible]

淨便入本無亦無出入譬如昔者有
一小虫心懷金剛住於海邊閻浮大
樹高四千里樹則震動不能自安樹神
問之卿何以故震動不安樹報之曰虫
住我上所以不安神又問曰金翅大
鳥立於仁上何故不動小虫處上而
獨戰慄樹報之曰此虫雖小腹懷金
剛吾不能勝是故搖動其小虫者謂
發意菩薩也其大樹者謂三界也樹動
不安者謂發意菩薩超至深慧逹阿惟
顏三千大千世界為六反震動其金
翅鳥住上不搖謂諸弟子四道雖成
無所能感也於是頌曰

譬如小鳥住大樹　戰慄不安五枝散
菩薩大士亦如是　超行成就動三千
其心堅固如金剛　度脫一切生死患
弟子猶如金翅鳥　處在三界無所感

菩薩解慧入深微妙不從次第猶如
有人卒立為帝凡夫之上曉了本無
心等如空亦無處所至阿惟顏者
虛空忽有藥樹枝葉普覆八隅上下
其氣照下諸毒草木惡氣悉除長育
天下諸有好人大小悉安地高為平

[illegible]

[illegible]

平者則高天下太平無有谿谷及與
山陵七寶自然雨墮甘露人民大小
莫不以歡吾本有福以離衆患出入
行步無所畏難無有惡獸盜賊之苦
藥樹自然蒙者皆安風雨時節五穀
豐熟面色和悅衣食化至無有衆惱
猶如大樹忽然生空普照天下若有
凡夫在生死中卒解深慧至眞本無
而無罣礙氣照天下者謂彼菩薩放
大光明以成爲佛除一切人淫怒癡
垢也長育令安謂使四輩奉行道義
也令高下平者使五道人皆獲平等
慧七寶自然者謂七覺意也雨甘露
者謂講菩薩法也人民安隱五穀豐
滋謂終始斷逮五神通遂至大義何
惟顏住於是頌曰

如人平立爲國王　菩薩大士亦如是
曉了深慧至無極　得成佛道度十方
猶如壺空生大樹　根株枝葉四分布
照於八隅上下方　地高下平五穀滋
人在生死凡夫身　忽解深法惠流布
令十方人度三塗　等心一切雨甘露

修行道地經卷第七　丹藏從爲六終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